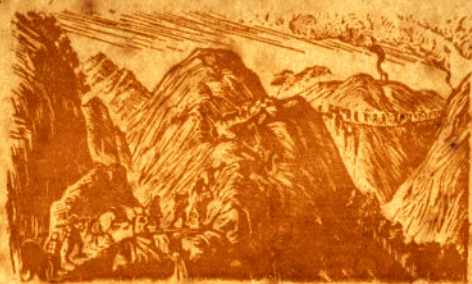


暴雨風河

朱丹西 白樺 等著



鄒國彥

西南軍區政治部出版

內 容 提 要

本集是我軍區一九五三年所完成的三個電影文學劇本。「猛河風暴」是敘述將匪特務潛藏在某藏族部落中，利用藏族人民對我政府的某些不了解，挑撥藏族內部械鬥，並空投特務，企圖建立所謂「大陸上的台灣」，作為反革命基地。但經過我政府及代表陳少華等的艱苦工作後，終於使藏族人民識破了匪徒的真面目，協同我軍將其殲滅。「山間鈴響馬幫來」係描寫政府為了改善邊疆兄弟民族生活，組織馬幫運送鹽、布等物資到邊疆，奸商勾結境外殘餘將匪設法破壞搶劫，終於在軍民同心協力下將其陰謀粉碎。「康藏公路」係軍委總政文化部王冰同志與我軍區作者徐懷中、高平等合作之描寫修築康藏公路全面情況的文獻紀錄影片文學劇本。其中着重描寫了築路英雄戰勝雀兒山與戰勝怒江兩段。最後三章係他們根據假設情況所擬定的，不能算為定稿。

這三部影片今年已同時在川西北、雲南、康藏開拍。

目次

猛河風暴（電影文學劇本）	朱丹西	孫穆	史超（一）
山間鈴響馬幫來（電影文學劇本）	白樺（六九）		
康藏公路（文獻紀錄片文學劇本）	王冰	徐懷中	高平（一七三）

猛 河 風 暴

朱丹西
孫 穆
史 超

一

（字幕：我全國解放初期，蔣匪殘餘，在西南某地，掀起反革命暴亂，此一暴亂迅速爲我大軍撲滅。少數漏網匪特，逃向猛河藏民地區，妄圖做垂死掙扎。）

與解說詞同時出現的畫面：我軍大砲轟鳴，砲彈掀起的烟柱，我軍迅速包圍了村莊。

匪軍成羣的投降我軍，一羣匪特在匪首黃漢初率領下，衝出烟霧逃去，逃向重疊的大山深處。

二

秋天的猛河。蔚藍色的天空浮着朵朵的白雲。白雲下展現着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雪山的羣峯在陽光下放著銀色的光芒。浮游着的白雲在山腰間的原始森林上蕩漾。古老的寨堡像森林的守衛者，樹立在老林的邊沿和向陽的坡巒上，或是危崖峭壁

處。人民仍沿用着古老的原始木犁耕耘着老林邊沿上一小塊一小塊的土地。

白色的舍利塔聳立在猛河河畔，砌在塔頂上的月牙，閃耀着金色的光芒。

猛河從舍利塔的一旁流過。

沿着河畔和舍利塔是一個較大的平壩，平壩上架設了十數個帳蓬，毛牛和馬匹在帳蓬左右散逛。帳蓬羣中有一個既大而又華麗。

這是一個市集。

衣服襪襖的人羣揹着糧食、毛皮等物，熙熙攘攘。有的在看買賣；有的圍在火上架着的吊罐燒茶，大鬍子甘丹赤巴從懷中掏出了糌粑，準備進餐，他們看見了哲羊山額和澤郎娜慕，向他們打了招呼；有的三五成羣議論什麼；哲羊山額——一個健壯的青年，和澤郎娜慕——一個年青的美麗姑娘並肩的在人羣中穿過。

一羣人擁擠在華麗的大帳蓬前面，以糧食和銀元換東西。帳蓬前端是一個用木板搭的櫃台，靠櫃台後面堆着茶葉、烟葉、紙烟、針線、小刀、筷飾、玻璃球、瑪瑙等物；帳蓬中間懸掛着幾枝長短不齊的槍；靠後，有一小矮桌，桌上堆着一垛垛白花花銀元。

在櫃台後面站着匪特謝春甫的爪牙何占奎，他重覆地喊唱着：『五十斤糧食換銀元一塊——』

買賣在他喊唱中進行着。

彭錯——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年人，身體健壯，臉上長着一部大鬍子，扛着一袋約有三十來斤重的青稞擠了進來。

一個名叫倉旺的青年從肩上架下兩支狐皮，遞向櫃台，剛想開口，何占奎把狐皮推到一邊：『拿開！拿開！皮毛不換！』

倉旺：『前幾個月還要，現在爲什麼不要啦？』

何占奎把眼一瞪，推掉了毛皮：『不換就是不換，有銀元、糧食拿來！』

彭錯老人擠到倉旺前面，把糧食放到櫃台上，接着何占奎的話說：『我這有糧食，換茶葉。』

何占奎掂了掂重量，拿了半塊茶磚扔在櫃台上。

彭錯老人噓了聲。

何占奎：『拿銀元換的多，一元一塊。』

彭錯老人氣惱的說：『我們窮人那來的銀元！』

哲羊山額和澤郎娜慕擠過來。哲羊山額一語不發的把糧食從櫃台上搬下來，讓彭錯老人坐在上面，哲羊山額不慌不忙地又回到櫃台前，從懷中掏出一對大鹿茸，放在櫃台上。

羣衆嘩然：

『嗨！我的天，真是寶貝！』

『哲羊山額真有運氣！』

大鬍子甘丹赤巴擠上來：『我斫了一輩子鹿茸，也沒見過這樣好的呵！』

羣衆的喧嘩驚動了在大帳篷後面正和王達文飲酒的謝春甫。這是一個以經商爲名，在五年前被蔣匪派到猛河活動的高級特務，年約四十餘，逢人滿面笑容，藏人稱他爲謝先生。他從帘縫裏看到了鹿茸和哲羊山額，最後盯住了澤郎娜慕。他走了出來，踱到櫃台前。羣衆的嚷聲突然停止，因爲羣衆從來未見過謝春甫親自招攬過顧客。

謝春甫瞟了澤郎娜慕一眼。

何占奎指着鹿茸用眼睛徵求謝春甫的意見，好像在說：『換不換呢？』

『換！』謝春甫命令說。

何占奎拿了一對琉璃手鐲，兩塊茶磚放在櫃台上。

哲羊山額視若未見。

何占奎又拿出兩包針、兩盒香烟、三支綫、一面小鏡子放在櫃台上。

羣衆的眼珠子幾乎瞪了出來，有的嘴裏響起嘖嘖的羨慕聲。

倉旺在一旁：『給一百個銀元也別換給他。』

哲羊山額未說話，也未動，可是他忽然發現謝春甫在看澤郎娜慕，他很氣，正在這時，何占奎問道：『換不換！』

哲羊山額藉機把櫃台一拍：『不換！』

謝春甫嚇了一跳。

何占奎又添了一把小刀，一個假瑪瑙。哲羊山額仍不理。

謝春甫陰笑地問：『你到底要換什麼？』

哲羊山額看着掛在帳篷上的幾支槍，好久才說：『那支短槍！』

何占奎斜視哲羊山額一眼，冷笑了一聲，又用眼打量謝春甫。

謝春甫摸了摸鹿茸：『看什麼！換給他！』

人聲哄然大作，驚叫不止，後面的人越發的擠上來。

何占奎把槍摘下甩給了哲羊山額。

哲羊山額拉了拉槍栓，看了一下槍，又看了一眼謝春甫，擠出人羣去。

謝春甫目送着澤郎娜慕的背影。

彭錯坐在糧食包上，兩眼直瞪着謝春甫。

謝春甫拿起鹿茸，轉入帳篷的後半部。王達文仍然獨斟獨飲，王達文是羅布單增的漢文祕書，漢人，年約四十餘歲，原在國民黨機關裏當過文牘科長。後來落魄到了猛河，極得羅布的信任。

謝春甫遞給王達文一支鹿茸，說：『王先生，這正是你想要的東西。』後把另一支也遞過去。

王達文喜出望外，用手撫摸着鹿茸說：『謝謝，謝謝，這個，土司面前，您放心，我一定盡力而爲。』

謝春甫悄聲說：『土司的性情變化不定，打瓦日部落的事，宜快不宜遲呀。』

王達文：『是、是，我知道！』揣起兩支鹿茸，向謝春甫告辭。

謝春甫送王達文至帳外。王達文走了。

何占奎走近謝春甫，悄聲說：『咱們這幾支槍是買賣的幌子，怎麼能換出去？』

謝春甫：『混蛋！蠻子打冤家你不知道，換出去，叫他們自己打自己！』

何占奎一見鹿茸沒有了，說：『那，那對好鹿茸就送給王達文了？』

謝春甫：『他是羅布土司的漢文祕書，以後用處多呢。』

三

山坡那邊轉過哲羊山額和澤郎娜慕，他倆並肩走着。道旁的野菊花和無名的野生小紅花正在開放。

天空，老鷹在盤旋。

哲羊山額從懷中掏出換來的短槍，對澤郎娜慕說：『給，給你吧！』

澤郎娜慕看了看短槍，滿意地笑了笑，順手把子彈頂上膛，瞄準了天空，卜卜連發兩槍，飛鳥應聲落地。

哲羊山額高興的喊着『好！』拉着澤郎娜慕奔跑，撿起死鳥。

澤郎娜慕笑着挨近哲羊山額：『誰要是拆散我們，叫他像這隻鳥一樣。』

哲羊山額激動地緊握住澤郎娜慕的手，順勢從路旁摘了一枝小野紅花，遞給澤郎娜慕。

澤郎娜慕把它插在髮辮上，兩人攜手順着山路走着。

哲羊山額唱道：

看花兒開得多麼鮮豔，

爲什麼我們穿着破衣衫，

菩薩呵，伸給我一隻手，

我會把雪山變成銀山。

遠遠地有人呼喊澤郎娜慕。

哲羊山額和澤郎娜慕望見是彭錯，回答：『噢噢！』

彭錯老人驚慌的跑上來，

澤郎娜慕：『爸爸！』

彭錯老人把手一擺，坐在山坡上：『孩子，衙門傳下令來啦，又要和瓦日打冤家了。』

三五個人背着槍從他們面前過去。

哲羊山額和澤郎娜慕默然相對。

四

如泣如訴的牛角號聲在山谷裏迴蕩。

羅布官砦。士兵在官砦前集合。妻子送着丈夫，母親送着兒子，她們默默的看着他們，生離死別的痛苦，盡含在那無聲的眼淚裏。

倉旺的妻子尼瑪默默地把孩子送到丈夫手裏，倉旺親了親孩子。

哲羊山額的母親將『小菩薩』掛在哲羊山額的胸前，用手抹着眼淚。

哲羊山額：『媽媽，叫澤郎娜慕和妳住在一起吧！』

哲羊山額母：『好，妳好好的聽彭錯伯伯的話。』

哲羊山額：『我知道。』

大鬍子甘丹赤巴一邊走一邊向流淚的人們說：『不要哭，男人們是看不慣眼淚的。』

他一把拉住路旁走着的彭錯老人，『彭錯兄弟，瓦日殺了咱猛河的南木頭人，該不該報仇？』沒等彭錯老人回答，又對青年們說，『哭什麼？猛河人在這時候，從來是不哭的！』

這邊彭錯老人遇到哲羊山額母子兩人，他們互相對看着，默默無語。

澤郎娜慕和哲羊山額走到一邊，她說：『哲羊山額……我等着你。』

牛角號再一次催促着出征的人。

哲羊山額和一羣出征者走向官砦。澤郎娜慕和送行者在一旁失望的呆立着。

五

官砦頂樓的經堂裏，神龕上的彩綢在飄動，神龕中央鑲着金的舍利塔閃着光。

羅布單增正向菩薩祈禱。謝春甫陪伴着，假意地向菩薩祈禱。後面跪着多吉將錯大頭人、王達文和官嚕喇嘛。祈禱畢，衆人皆席地而坐，羅布手持念珠，不安的一會看看菩薩，一會用手摸摸鬍子。

謝春甫也手持一掛念珠亂撥弄着，對羅布說：『土司，您放心，黃軍長在外面打的正得手，您這邊出兵，正是機會，瓦日一到手，猛河就算有了門戶了！』

羅布單增：『瓦日有人民政府的代表，要出面干涉呢？』

謝春甫：『好辦，您打瓦日是爲了給南木大頭人報仇，這是藏族自己的事。正好，共產黨主張民族自治，無權干涉呀。』

王達文：『謝先生的話有理！土司，這可正是咱們打瓦日的好機會！』

羅布單增點點頭，笑了笑說：『好！』

郎介管家率領着衙門的男娃子，前呼後擁的走進衙門來，向羅布單增土司告別。

羅布單增答禮，獻酒。

郎介飲盡三杯，貯立聽訓：『土司有什麼吩咐？』

報仇……』

羅布單增：『郎介管家，菩薩會保佑你，一定能大敗瓦日，活捉巴登，爲南木頭人報仇……』

郎介面現不安之色。

謝春甫在一旁奸笑。

外面鐘鼓齊鳴，郎介退了出去。

謝春甫在衙門口內趕上了郎介，悄悄說：『你拿下瓦日以後，我保你做瓦日的大頭人。』

六

在我某專區的專員公署的一間整齊的辦公室內。

陳少華（專署的科長，曾隨政府的訪問團到過猛河，後留在瓦日工作過一個時期，年約三十出頭，身體結實，作風樸實。）正在看着牆上掛的一張大地圖，他用鉛筆順着由瓦日到猛河的路線推進，到了猛河的中心點茨米林寨停住了，用鉛筆點了兩下，轉過身來屈指算計了一下進去的日程。

三個人正在上樓梯，前面併行者是扎希專員（藏人）與吳政委（地委書記兼分區政委），後面跟着蘇虹（專區醫院的醫生，陳少華的妻子）。

上到了樓口，吳政委向專員說：『陳少華在瓦日工作的成績很不錯，人也吃胖了。』

扎希專員：『我們藏人的酥油糌粑是很養人的。』轉向蘇虹說，『蘇虹同志，將來你也會吃得更胖呢。』

吳政委：『蘇虹同志，省委已經批准派你帶一個醫療隊，和少華同志一起進猛河，沒意見吧？』

蘇虹：『沒意見，吳政委。』

三人推門入。

陳少華見吳政委和扎希專員進，急立起。

吳政委：『材料看過了吧？』

陳少華：『看過了』

扎希專員：『坐嘛，蘇虹同志。』

陳少華和蘇虹一邊落坐，互相會意的看了一眼。

吳政委：『少華同志，猛河是塊很好的地方，長征時我們從邊邊上走過的。那裏的原始森林、雪山、河水是碧綠的，配上花花綠綠的藏服，很美。人很強悍，槍打得好，婦女也能打喇，蘇虹同志會不會打槍啊？』

蘇虹笑了。陳少華看了蘇虹一眼。

吳政委：『猛河人很樸實，很優秀的。』

扎希專員：『可惜，叫國民黨糟踏的不像樣子了。』

祕書送進一份電報，交給扎希專員，專員看電報。

吳政委：『猛河的情況比瓦日複雜些，咱們幾次訪問團進去，羅布單增一直不出來，這次西南局和省委都有詳細的指示。』看了看錶，『晚上你來談，呃，圖登尼瑪你認識吧？』

陳少華：『認識，他在各部落聽說很有威信。』

吳政委：『對，回頭他來，你先和他了解一下猛河的情況。』

扎希專員把電報遞給吳政委，向陳少華說：『少華同志，你要很快趕回瓦日，猛河和瓦日又有打冤家的危險。』

陳少華：『那，我明天就動身。』

扎希專員：『不，猛河天氣太冷，交通又不方便，你要做好了準備工作再走。』

吳政委看完了電報說：『猛河和瓦日打冤家據說是由南木頭人的事情引起的，根據現有材料估計，這件事很可能和猛河潛伏的特務有關。』

扎希專員：『是啊，一打冤家就要造成我們民族工作上的許多困難，土匪就便於潛伏了。』

吳政委：『有些土司，頭人還不明白這點。』

扎希專員：『噫，因此爭取和團結這些土司、頭人，斷絕和匪特的來往，發動他們爲了本民族的利益去剿匪反特，就是你的主要任務。南木頭人的事情可以順便了解一下。』

陳少華：『是。』

祕書引圖登尼瑪進來，和陳少華見禮。陳少華問好：『圖登尼瑪先生好。』

圖登尼瑪：『聽說陳代表到猛河去，好極了，千萬叫羅布單增別聽土匪的話。』

七

夜。皎潔的月光，大地一片銀色。微風吹拂着，樹葉唰唰作響。

時斷時續的槍聲從遠方傳來。數十個火堆在遠方忽明忽暗地燃燒。夜，並不寧靜，前方仍然在小接觸中。

山頭的樹林裏，哲羊山額、倉旺、彭錯、大鬍子甘丹赤巴等幾十個人聚在一起，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靠在樹幹上，篝火在他們中間發着微弱的光。大鬍子甘丹赤巴拿了些雜枝放在火上面，然後伏在地上，抹起鬍子，把火吹旺了。

哲羊山額和倉旺靠在一塊岩石上。哲羊山額俯視着黑暗的山野，雙眉鎖在一起，低沉的歌唱，悲憤的歌聲在古老的樹林裏迴蕩着：

姑娘我去了，

我去和仇人斷殺，

不管我是人是鬼，

我還是你的。

大鬍子甘丹赤巴走近哲羊山額：『小夥子，別哭了，打勝了仗，再見你們的姑娘吧！』
哲羊山額沒理睬他，反覆又唱下去，幾個青年人附聲一塊唱起來。

姑娘我去了，

我去和仇人斷殺，

薄雲透出了一線月光，照着傾瀉而下的巨大的瀑布，它穿過山峽，流向前去。瀑布頂端的一旁，澤郎娜慕坐在一塊石頭上，遙望着遠遠的天空，那塊薄雲逐漸的遮住了月亮。她似乎聽見了哲羊山額的歌聲。月亮又透過了雲層，她站起來，才想提着罐子去打水，背後有人叫她。

何占奎：『澤郎娜慕。』

澤郎娜慕回頭一看是何占奎，手緊握住罐子。

何占奎：『姑娘，哲羊山額被打死了。』